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S

# 暗杀局

曲飞〇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暗杀局

曲飞◎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杀局 / 曲飞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221-14174-3

I . ①暗… II . ①曲… III . ①政治事件 - 史料 - 世界  
IV. ①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806号

## 暗杀局

曲飞 / 著

---

出版人 苏桦

选题策划 刘连生 慕虎

责任编辑 潘乐 刘旭芳

封面设计 蔡小波

排版制作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9.5

字 数 220千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书 号 ISBN 978-7-221-14174-3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曲飞**

前媒体人，历史作者，出版有世界历史题材书籍《逐陆记》（全四卷）。现居北京，为职业撰稿人，文史类知识产品供应商。

## ▶ 前言 ▶

介绍一下这本小书。

这几年，捡起了一个幼时的爱好：听评书。这里也套用一个评书的概念，如果把我之前的作品，讲述一整段跨度几十上百年历史的《逐陆记》算作长枪袍带，那么新作则近于短打公案，篇幅短，聚焦于历史事件的瞬间。我将这本书命名为《暗杀局》。

《暗杀局》（The\_Assassination\_Bureau\_Ltd），本是杰克·伦敦一部未完成的遗著，他晚年潦倒之际，花钱购得此书创意，结果未及完稿，就不堪生活磨难仰药自尽，残稿由费殊（Robert Fish）依据梗概续完。杰克·伦敦是笔者初中时代的文学偶像，欧文·斯通为他写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也曾是我刚接触网络论坛时用的ID。后来因所学专业之故，与少时的文字创作之梦一度疏离，不料一些阴差阳错的际遇，荒疏了专业知识，反倒又续上了当年的梦想，故此，借用昔时偶像的作品名称作为书名（以及一个章节名），聊表致敬与怀想。

不过我要写的《暗杀局》，内容上和杰克·伦敦的小说并无瓜葛，这本书写的是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影响，或有传奇色彩的暗杀、刺杀、谋杀事件。书名中的“局”，不是Bureau（局机关）之意，而是指写作的着眼点在于事件之全局，既还原惊心动魄的凶案现场，又将其放在整个历史的坐标系里，挖掘台前和幕后，剖析背景和影响，勾画刺杀者与被刺杀者的清晰形象。首辑含短文10篇，彼此独立成章，有读者相对熟悉的恺撒、林肯、甘地等人的遇刺，也有知名度很高却未必尽知其详的马拉之死、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萨拉热窝事件等，还有相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刺杀阿拉伯帝国最后一位正统哈里发阿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沙俄末代妖僧拉斯普廷等。

当然不拘什么选题，都是前人有过无数精彩讲述的，这也是历史写作者的无奈：不同于文学创作可以天马行空恣意汪洋，写历史，历史事件就那么多，岂有前人没写过的？所幸的是，这个时代有足够的作者与读者，尽可双向选择，作者可以对历史进行个人风格和视角的重述与解读，读者也可依据兴趣，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读物。而且，以笔者个人经验而言，非科班出身的读者，读历史，尤其是读外国历史，如果一上来就慕名去啃那些艰深的大部头，难免事倍功半，而若是以一些浅易生动文字晓畅的通俗读物来作为兴趣启蒙，循序渐进，则终有“蓦然回首”的发现之快慰，纵不着眼于史，权当读来消遣，聊备“三上”之需，料也不无裨益。

本书不敢说就是符合上述标准的理想读物，但确是以上述目标为方向来写的，文字上，仍以“正史底色，小说风格”为追求，全书约

十四五万字（单篇1—1.5万字），比之我以前的作品，是显得短了些，但正因前作冗长，占用了读者太多时间，想来惭愧，故而本书尽量压缩篇幅，以期提供一些“多快好省”的阅读快感。

几句闲言，书归正传——列位请了。

曲飞

2017年6月15日于北京

出版人—苏桦 选题策划—刘连生 慕虎  
责任编辑—潘乐 刘旭芳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 蔡小波  
QQ:1427221916

团购电话: 010-82605388

# ▶ 目录 ▶

<b>序 章</b>	<b>刺僭主者</b>
<b>001</b>	
<b>第一章</b>	<b>恺撒有他的布鲁图</b>
<b>023</b>	——布鲁图刺杀恺撒
<b>第二章</b>	<b>阿拉伯帝国的割痕</b>
<b>047</b>	——伊本·穆勒贾姆刺杀哈里发阿里
<b>第三章</b>	<b>诸神的黄昏</b>
<b>075</b>	——安卡斯特罗姆刺杀古斯塔夫三世
<b>第四章</b>	<b>血色没有浪漫</b>
<b>101</b>	——女青年科黛刺杀“人民之友”马拉
<b>第五章</b>	<b>总统的保镖是靠不住的</b>
<b>133</b>	——约翰·布思刺杀林肯

**第六章**

**165**

**松水风萧**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第七章**

**199**

**后果很严重**

——塞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大公

**第八章**

**231**

**暗杀局**

——沙俄贵族刺杀妖僧拉斯普廷

**第九章**

**261**

**你不暴力我暴力**

——纳斯拉姆·古德斯刺杀圣雄甘地

**后记**

**295**

**要命的使命感**

A detailed photograph of a classical statue, likely David by Michelangelo, showing the lower half of the figure from the waist down. He is standing on the back of a lion, with his right foot resting on its head. The statue is made of light-colored stone and is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aged, reddish-brown stone blocks.

# 序章 刺僭主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有一尊大理石雕，名为《刺僭主者》，是西方美术史上的名品。雕像塑造的人物是公元前6世纪的两个雅典公民，其时雅典处在僭主统治下，终有两个热血青年拔剑而起，刺杀了僭主之弟，二人也因此牺牲。此事在雅典政坛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竟导致僭主政体瓦解，民主制度确立，开人类民主政治之先河。而此二人也得以化身金石，垂两千六百余年而不朽。

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江山鼎革之际，往往就会出现这样影响重大的小人物，他们流星般一闪而过，却将光芒长留于历史的天空。

## 1

生命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又是怎么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大行其道之前，古希腊人曾有过一个退化论。

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希腊人也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并且，他们相信以自己的神的非凡创造力，不会像女娲或者耶和华那样，依照自身的模样克隆出一堆Mini-Me就应付了事，希腊人认为他们刚被研发出的时候本是一款超级生物，各部零件的配备都双倍于其他神的作品：身体呈球状，有两张面孔、两双手足，雌雄同体，卵生繁殖，智力惊人。

但是，希腊的神很快发现，这个兼具犰狳、螃蟹、蚯蚓、鸭嘴兽，以及奥数班学生等多种生物特质的物种力量强大，难以控制，众神之王宙斯命令掌握气焊切割技术的太阳神阿波罗，将肉球生物剖开两半，各自继承一张面孔一套四肢以及一个性别。如此一来，希腊人就退化成了现在的简配版普通人，但脑中还残存着对被切割的另一半的记忆，游走于世间，寻觅自己的另一半，一旦找到就抱住不放，努力尝试着重新合为一体——即便只能在短短的几分钟里。

本来，寻找另一半依据的是异性相吸，但有的个体在寻找中产生了取向错位，找上了同性。据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考证<sup>①</sup>，以上就是同性恋的来历。

在古希腊，此种取向非但不会受歧视，反而被视为品位脱俗，备受尊重，甚至，同性恋会被当做一种阶级特权，仅授予自由人以上的阶级，而不允许这种高贵情感“祇辱于奴隶人之手”。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第一英雄阿喀琉斯就是同性恋先驱，他最辉煌的壮举，与特洛伊主帅赫克托耳那场“绕城大战”，就是为了给死于敌手的同性恋伴侣报仇；在有可稽考的历史人物中，一代贤哲苏格拉底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大出风头的雅典将领亚西比德，也是一对“同道中人”。更夸张的是名城底比斯（又译忒拜），该城邦位于希腊中北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到马其顿崛起之前，一度横扫希腊无敌手，传统两强雅典、斯巴达都做过他们的手下败将。成就其霸业的，除了名将埃帕米农达的先进战术，更要归功于全部由同性情侣组成的“底比斯神圣军团”，有赖士兵之间“与子同袍”的情谊，沙场之上，彼此心心相印的默契使他们配合无间，能攻善守，得心应手。

总之，在古希腊，同性恋之风大盛，同性恋的地位超过异性恋。德国历史学家利奇德的《古希腊风化史》上说，古希腊人能理解妇女“失足”，但不能容忍男性也从事“特殊服务”，因为在他们看来金钱会玷污同性之爱的神圣性；同一本书上还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发育正常的壮年男人没有个同性的小情侣，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反之，如果少年郎身后没有一个大叔陪伴，也会被视为

---

① 见柏拉图《会饮篇》。

缺乏魅力，不堪造就。人们只有到了一定年龄，为了繁衍后代，才不得不移爱于异性。

古希腊人的口味何以如此之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后世的法国大雕塑家罗丹有一段话或可提供启发，“思想者”曾谈到古希腊人的审美观，<sup>①</sup>——也许这种审美情趣是跨越性别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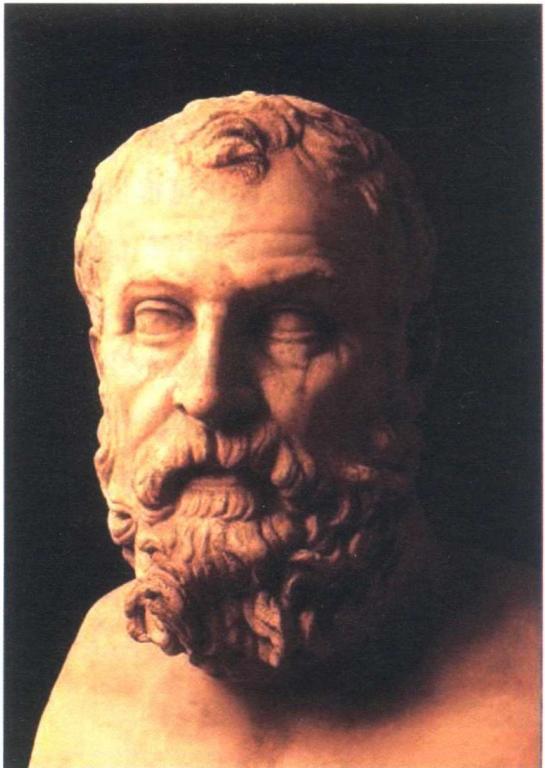
天下有爱，趋于“大同”，然而，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同性之爱也和异性之爱一样，会成为很多——如果不是全部——麻烦的来源，甚至一些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也都与之有关。比如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驱逐僭主创立民主制，这样改天换地的大事，其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一场由同性恋引发的血案。

## 2

公元前6世纪，雅典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先后经历了贵族共和制、僭主制、民主制，而且几种政体又常彼此杂糅，翻来覆去，转型转起来没完。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的氏族社会正在朝政治社会过渡，旧的组织模式和阶级划分都在被颠覆，社会也在朝各种方向尝试改组。

---

<sup>①</sup> 在他们眼中，最理想的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梭伦雕像

这个过程，与几位重要人物密不可分，第一位，就是梭伦。梭伦是雅典自传说中的创建者忒修斯以来头一号的贤人，其言其德，足堪风世，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人广有记载，这里也不过多介绍了，只说他在雅典搞政改的几个要点：首先，为了缓解两极分化、遏制人口兼并，梭伦下令禁止以人身自由为抵押的借贷，什么卖身葬父、卖身葬夫、卖身葬全家之类的，统统不许搞了。梭伦以此来保住雅典共和制的主体——公民阶层的规模与独立；其次，梭伦免去了穷人某些名目下的公私债务，为民减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梭伦给了全体公民对官员的起诉权和法庭上的陪审权，这使得民众凭借其数量优势，在法庭上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面

这么既宏大又微妙的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总之，雅典在这一个世纪里的政治沿革大体脉络基本如下：民众权利提升→利益集团斗争→政治明星登场→夺权励精图治→世袭腐化堕落→政变重建共和。

除去一头一尾，中间的部分其实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周期率比较吻合。

除去一头一尾，中间的部分其实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周期率比较吻合。

对不法官员，可以拿法律当挡箭牌，也使得雅典权力结构更趋多极化，官员也要向民权机构负责。

此外，梭伦还废除严刑峻法、提倡执政清廉等等，不过他的改革也就到此为止，他并不想、更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平等（前边说的奴隶不许同性恋的规矩就是他定的），也不想彻底颠覆主要依据财产多寡而形成的雅典阶级序列和官员选拔制度，因为他认为那样只会导致雅典变成一座民粹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一个手持盾牌的人，挡在贫富两个阶级之间，不许他们伤害彼此<sup>①</sup>。他在雅典政坛的将近30年时间里，确实尽职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不过另一方面，富人不满债权凭空蒸发，原本惦记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无产阶级，也埋怨梭伦革命不彻底。两头不讨好的梭伦索性挂冠而去，离开雅典四海云游。梭伦走后，雅典政坛冒出三大派来抢占权力真空，分别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平原派”、代表海商资本家阶级的“海岸派”，以及代表传统穷光蛋、新晋破落户（因梭伦免债而破产的前富人）、血统不纯者等边缘人大杂烩的“高地派”。而最后胜出的，就是高地派，这要归功于他们的核心人物佩希图拉托。

佩希图拉托是继梭伦之后又一个决定雅典政治走向的人物，此人年轻时是个小帅哥，传闻梭伦还跟他有过暧昧，虽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了他们二人的年龄差距来证明该说法不可能成立，但这则绯闻流毒甚广，普鲁塔克的《梭伦传》中仍将之作为信史收录。从中也可以看出，佩希图拉托确实是个花样美男。

---

①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